

叶君健全集

第十三卷 安徒生童话(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 君 健 全 集

- 第一卷 短篇小说卷
- 第二卷 中篇小说卷 (一)
- 第三卷 中篇小说卷 (二)
- 第四卷 长篇小说卷 (一)
- 第五卷 长篇小说卷 (二)
- 第六卷 长篇小说卷 (三)
- 第七卷 长篇小说卷 (四)
- 第八卷 长篇小说卷 (五)
- 第九卷 儿童文学创作卷
- 第十卷 儿童文学翻译卷
- 第十一卷 戏剧·小说·诗歌翻译卷
- 第十二卷 安徒生童话 (一)
- 第十三卷 安徒生童话 (二)
- 第十四卷 安徒生童话 (三)
- 第十五卷 安徒生童话 (四)
- 第十六卷 散文卷 (一)
- 第十七卷 散文卷 (二)
- 第十八卷 散文卷 (三)
- 第十九卷 散文卷 (四)
- 第二十卷 散文卷 (五)

叶君健全集

第十三卷 安徒生童话(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第十二卷至十五卷出版说明

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前后经历了四十余年。他是直接从丹麦原文(并参考英、法文权威译本)翻译的。译作是世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之一。叶君健因此获得“丹麦国旗勋章”奖。

《安徒生童话》(起初并不是“全集”)的中文译作,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版本众多。

这次将《安徒生童话全集》编入作家全集,得到了叶君健本人的支持。目录顺序是他确定的,收入“译后”和附录文章是他同意的。译文采自《安徒生童话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版,“译后”采自《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经叶老同意,“译后”文字上略有修改)。

目 录

叶君健全集

第十三卷

目
录

卖火柴的小女孩	1
城堡上的一幅画	4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	6
老路灯	8
邻居们	14
小杜克	24
影子	28
老房子	39
一滴水	46
幸福的家庭	48
母亲的故事	52
一年的故事	57
衬衫领子	65
亚麻	68
凤凰	72
一个故事	74
一本不说话的书	79
区别	81
老墓碑	85
世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花	88
最后一天	91
完全是真的	95
天鹅的窠	98



好心境	100
伤心事	104
各得其所	107
小鬼和小商人	114
一千年之内	118
柳树下的梦	121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134
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138
她是一个废物	141
最后的珠子	148
两个姑娘	151
在辽远的海极	153
钱猪	156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159
笨汉汉斯	169
光荣的荆棘路	173
犹太女子	179
瓶颈	184
聪明人的宝石	193
没有画的画册	207
香肠栓熬的汤	241
单身汉的睡帽	253
一点成绩	265
老栎树的梦	
——一个圣诞节的童话	271
识字课本	277
沼泽王的女儿	283

卖火柴的小女孩

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黑暗的夜幕开始垂下来了。这是这年最后的一夜——新年的前夕。在这样的寒冷和黑暗中，有一个光头赤脚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是的，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那又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非常大的拖鞋——那么大，最近她妈妈一直在穿着。当她匆忙地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着闯过来，弄得这小姑娘把鞋跑落了。有一只她怎样也寻不到，另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子捡起来，拿着逃走了。这男孩子还说，等他自己将来有孩子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摇篮来使用。

现在这小姑娘只好赤着一双小脚走，小脚已经冻得发红发青了。她有许多火柴包在一个旧围裙里，她手中还拿着一扎。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

可怜的小姑娘！她又饿又冻地向前走，简直是一幅愁苦的画面。雪花落到她金黄的长头发上——它卷曲地铺散在她的肩上，看起来非常美丽。不过她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漂亮。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①的香味。的确，这是除夕。她在想这件事情。

那儿有两座房子，其中一座房子比另一座更向街心伸出一点，她便在这个墙角里坐下来，缩作一团。她把一双小脚也缩进来，不过她感到更冷。她不敢回到家里去，因为她没有卖掉一根火柴，没有赚到一个铜板。她的父亲一定会打她，而且家里也是很冷的，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风可以从那上面灌进来的屋顶，虽然最大的裂口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

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她也是有好处的。只要她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着了，就可以暖手！最后她抽出一根来了。哧！它燃起来了，冒出火光来了！当她把手覆在上面的时候，它便变成了一朵温暖、光明的火焰，像一根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美丽的小光！小姑娘觉

^① 烤鹅肉是丹麦圣诞节和除夕晚餐中的一个主菜。

得真像坐在一个铁火炉旁边一样：它有光亮的黄铜圆捏手和黄铜炉身。火烧得那么欢，那么暖，那么美！唉，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当小姑娘刚刚伸出一双脚，打算暖一暖脚的时候，火焰就忽然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她坐在那儿，手中只有烧过了的火柴。

她又擦了一根。它燃起来了，发出光来了。墙上有亮光照着的那块地方，现在变得透明，像一片薄纱。她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事情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

她点了另一根火柴。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上次圣诞节时，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一个富有商人家里的一株圣诞树；可是现在这一株比那株还要大，还要美。它的绿枝上燃着几千支蜡烛；彩色的图画，跟橱窗里挂着的那些一样美丽，在向她眨眼。这个小姑娘把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圣诞节的烛光越升越高。她看到它们现在变成了明亮的星星。这些星星有一颗落下来了，在天上划出一条长长的光线。

“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①。”小姑娘说，因为她的老祖母曾经说过：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上帝那儿去。老祖母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

她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它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亮光中老祖母出现了。她显得那么光明，那么温柔，那么和蔼。

“祖母！”小姑娘叫起来，“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地不见了！”

于是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白天还要明朗。祖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到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

不过在一个寒冷的清晨，这个小姑娘却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双颊通

① 北欧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天上便有一颗星。一颗星的陨落象征一个人的死亡。

红，嘴唇发出微笑，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着她小小的尸体！她坐在那儿，手中还捏着火柴——其中有一扎差不多都烧光了。

“她想把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一八四六年

[译后]

这篇童话发表于一八四六年的《丹麦大众历书》上。它的内容一看就清楚：一年一度的新年除夕，是大家欢乐的日子，但有的人却在挨饿。这种饥饿在天真的孩子身上就特别显得尖锐，特别是当她（或他）看到好吃的东西而弄不到口的时候。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一根火柴，照出对面楼上有有钱人家的餐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事情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最后她“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在这里安徒生安慰读者，说她和她的祖母“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但这只是一个希望，真正的“光明和快乐”得自己去创造，上帝是没有的，小女孩究竟还是死了。

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写道：“我在去国外旅行的途中在格洛斯登城堡住了几天。《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那里写的。我那时接到出版商佛林齐先生的信，要求我为他的历书写一个故事，以配合其中的三幅画。我选了以一个穷苦小女孩拿着一包火柴为画面的那张画。”这幅画是出自丹麦画家龙布（J. T. Lumdbye，一八一八—一八四八）的手笔。





城堡上的一幅画



这是秋天，我们站在城堡上，望着海上的许多船只和对面远处在晚霞中隆起的瑞典的海岸线。在我们后面，城堡陡峭地向下倾斜。这儿有许多美丽的古树，它们枯黄的叶子正在从枝子上萧萧往下落。再下面就是木栅栏围着的凄凉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内部——哨兵在这儿巡逻——是既狭窄而又阴惨。不过最阴惨的是铁栏杆后面的那个黑洞，因为在这儿坐着许多囚徒——罪行最重的犯人。

落日的一丝光线射进一个囚犯的小室里来。太阳是不分善恶，什么东西都照的！那个阴沉的、凶恶的囚犯对这丝寒冷的光线狠狠地看了一眼。一只小鸟向铁窗飞来。鸟儿向恶人歌唱，也向好人歌唱！它唱出简单的调子：“滴丽！滴丽！”不过它停下来，拍着翅膀，啄下一根羽毛，使它脖子上的羽毛都直立起来。这个戴着脚镣的坏人望着它，于是他凶恶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柔的表情。一个思想——一个他自己还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浮起来了。这思想跟从铁窗里射进来的太阳光有关，跟外面盛开的那几棵春天的紫罗兰的香气有关。这时猎人吹起一阵轻快而柔和的号角声。那只小鸟从这囚徒的铁窗飞走了，太阳光也消逝了；小室里又是一片漆黑，这坏人的心里也是一片漆黑。但是太阳光曾经射进他的心里，小鸟的歌声也曾经透进去。

美丽的猎狩号角声呵，继续吹吧！黄昏是温柔的，海水是平静的，一点风也没有。

一八四七年

[译后]

这是一首散文诗，最初和《瓦尔都窗前的一瞥》，以《哥本哈根的两幅画》的总标题一起发表在《加埃亚》杂志上。现在的标题是作者后来加上的。阳

光、花香和鸟语也可以使一个凶恶的坏人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柔的表情”。“一个思想——一个他自己还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浮起来了……”可能这就是改恶从善的开端。这种思想是安徒生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瓦尔都窗前的一瞥》和《城堡上的一幅画》一样，也是一首散文诗。它的内容不需加任何注脚：“这就是当这位老小姐望着城堡的时候，在她眼前所展开的一出人生的戏剧”——也就是她自己一生的戏剧。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①

面对着围着哥本哈根的、生满了绿草的城堡，是一幢高大的红房子。它的窗子很多，窗子上种着许多凤仙花和青蒿一类的植物。房子内部是一副穷相，里边住的也全是一些穷苦的老人。这就是“瓦尔都养老院”。

看吧！一位老小姐倚着窗槛站着，她摘下凤仙花的一片枯叶，同时望着城堡上的绿草。许多小孩子就在那上面玩耍。这位老小姐有什么感想呢？这时一出人生的戏剧就在她的心里展开了。

“这些贫苦的孩子们，他们玩得多么快乐啊！多么红润的小脸蛋！多么幸福的眼睛！但是他们没有鞋子，也没有袜子穿。他们在这青翠的城堡上跳舞。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多少年以前，这儿的土老是在崩塌，直到一个天真的小宝宝，带着她的花儿和玩具被诱到这个敞着的坟墓里去才停止；当她正在玩和吃着东西的时候，城堡就筑起来了^②。从那一忽儿起，这座城堡就一直是坚固的；很快它上面就盖满了美丽的绿草。小孩子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否则他们就会听到那个孩子还在地底下哭，就会觉得草上的露珠是热烘烘的眼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丹麦国王的故事：当敌人在外边围城的时候，他骑着马走过这儿，作了一个誓言，说他要死在他的岗位上^③。那时许多男人和女人齐集拢来，对那些穿着白衣服，在雪地里爬城的敌人泼下滚烫的开水。

“这些贫穷的孩子玩得非常快乐。

① 瓦尔都(Vartou)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收留孤寡人的养老院，建筑于一七〇〇年。

② 丹麦诗人蒂勒(J. M. Thiele)编的《丹麦民间传说》(Danske Folkesagn)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哥本哈根周围建立了一个城堡。城堡一直在不停地崩颓，后来简直无法使它巩固下来，最后大家把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放在一张椅子上，在她面前放一个桌子，上面摆着许多玩具和糖果。当她正在玩耍的时候，十二个石匠在她上面建起一座拱门。大家在音乐和喊声中把土堆到这拱门上，筑起一个城堡，从此以后城堡再也不崩塌了。”

③ 指丹麦国王佛列得里克三世(Frederick, III, 一六〇九—一六七〇)。这儿是指一六五九年二月十一日，瑞典军队围攻哥本哈根，但没有夺下该城。

“玩吧，你这位小小的姑娘！岁月不久就要到来——是的，那些幸福的岁月：那些准备去受坚信礼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漫步着。你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衣——这对你的妈妈说来真是费了不少的气力，虽然它是一件宽大的旧衣服改出来的。你还披着一条红披肩；它拖得太长了，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它是太宽大，太宽大了！你在想着你的打扮，想着善良的上帝。在城堡上漫步是多么痛快啊！

“岁月带着许多阴暗的日子——但也带着青春的心情——走过去了。你有了一个男朋友，你不知道是怎样认识他的。你们常常会面。他们在早春的日子里到城堡上去散步，那时教堂的钟为伟大的祈祷日发出悠扬的声音。紫兰花还没有开，但是罗森堡宫外有一株树已经发出新的绿芽。你们就在这儿停下步来。这株树每年生出绿枝，心在人类的胸中可不是这样！一层层阴暗的云块在它上面浮过去，比在北国上空所见到的还要多。

“可怜的孩子，你的未婚夫的新房变成了一具棺材，而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老小姐。在瓦尔都，你从凤仙花的后面看见了这些玩耍着的孩子，也看见了你一生的历史的重演。”

这就是当这位老小姐望着城堡的时候，在她眼前所展开的一出人生的戏剧。太阳光在城堡上照着，红脸蛋的、没有袜子和鞋子穿的孩子们像天空的飞鸟一样，在那上面发出欢乐的叫声。

一八四七年

[译后]

这篇散文于一八四七年发表在一个名为《加埃亚》的杂志上。瓦尔都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收留孤寡人的养老院，建于一七〇〇年。文中的女主人公可能曾经也有过快乐的童年，甚至有一个很快乐的青年期。但这个快乐的青年期很短，以悲剧告终，最后她只好在这个孤寡人的养老院结束她的老年。人生就是如此。但活着究竟还是幸福的，因为还有一些美好的回忆不时涌上心头。这值得称颂。这篇散文实际上是一首颂歌——但是一首充满了惆怅的颂歌。



老 路 灯



你听说过那个老路灯的故事吗？它并不是怎么特别有趣，不过听它一次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路灯。它服务了许许多多年，但是现在没有人要它了。现在是它最后一晚呆在杆子上，照着这条街。它的心情很像一个跳芭蕾舞的老舞女；现在是她最后一晚登台，她知道明天她就要回到顶楼^①里去了。这个“明天”引起路灯的恐怖，因为它知道它将第一次要在市政府出现，被“三十六位先生”^②审查一番，看它是不是还能继续服务。

那时就要决定：要不要把它送去照亮一座桥，还是送到乡下的一个工厂里去，也可能直接送到一个炼铁厂去被熔掉。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被改造成为任何东西。不过，它不知道，它是不是还记得它曾经一度做过路灯——这问题使它感到非常烦恼。

不管情形怎样，它将会跟那个守夜人和他的妻子分开——它一直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属。它当路灯的时候也正是他当守夜人的时候。那时他的老婆颇有点自负。她只有在晚上走过路灯的时候，才瞧它一眼；在白天她是不睬它的。不过最近几年间，他们三个人——守夜人、老婆和路灯——都老了；这位太太也来照料它，洗擦它，在它里面加加油。这对夫妇是非常诚实的，他们从来不揩路灯的一滴油。

现在是路灯在这街上的最后一晚了，明天它就得到市政府去。这两件事情它一想起就难过！人们不难想像，它现在点燃的劲头不大。不过它的脑子里面也起了许多别的感想。它该是看过多少东西，该是照过多少东西啊，可能它看过的东西还比得上那“三十六位先生”呢。不过它不愿意讲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和善的老路灯。它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更不愿意触怒那些

① 即屋顶下的那间低矮的房间。一般是当作储藏室使用的。只有穷学生和艺术家住在里面。

② 这是丹麦市政府里参议员的总数。

当权的人。它想起许多事情；偶尔之间，它的亮光就闪一下，好像它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人们也会记得我！曾经有一位美貌的年轻人——是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拿着一封信走来——一封写在有金边的、粉红色的纸上的信，它的字迹是那么美丽，像是一位小姐的手笔。他把它读了两次，吻了它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说：‘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只有他和我知道他的恋人的第一封信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起了另一对眼睛。说来也真妙，我们的思想会那么漫无边际！街上有一个盛大的送葬的行列。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妇躺在一个棺材里。棺材搁在铺满了天鹅绒的、盖满了花朵和花圈的柩车上。许多火炬几乎把我的眼睛都弄昏了。整个人行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都跟在柩车后面。不过当火炬看不见了的时候，我向周围望了一眼：还有一个人倚着路灯杆子在哭泣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双望着我的悲伤的眼睛！”

许多这类的回忆在老路灯的思想中闪过——这个今晚最后一次照着的老路灯。

一个要下班的哨兵最低限度会知道谁来接他的班，还可以和接班的人交代几句话。但是路灯却不知道它的继承人；它可能供给一点关于雨和雾这类事情的情况，关于月亮在人行道上能照多远、风儿多半会从哪方吹来这类材料。

有三个东西站在排水沟的桥上，它们把自己介绍给路灯，因为它们以为路灯可以让位给它们。一个是青鱼的头——它在黑暗中可以发出亮光。它觉得如果有它待在路灯杆子上，人们可以节省许多油。另一个是一块朽木——它也可以发出闪光。它对自己说，它的光起码比鱼头的光要亮一点；何况它还是森林中一株最漂亮的树的最后遗体。第三个是萤火虫。这一位是什么地方来的，路灯想像不出来。但是它却居然来了，而且还在发着光。不过朽木和青鱼头发誓说，萤火虫只能在一定的时刻内发光，因此不能考虑它。

老路灯说它们哪个也发不出足够的光，来完成一个路灯的任务。但是它们都不相信这话。当它们听说老路灯自己不能把位置让给别人时，它们很高兴，觉得这是因为路灯老糊涂了，不会选择继承人。

在这同时，风儿从街角那边走来，向老路灯的通风口里吹，并且说：

“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明天就要离开吗？难道这就是我看到你的最后一晚吗？那么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我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你的脑盖骨里吹，使你不仅能清楚地记得你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一切东西，同时还要使你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使你能看到人们在你面前谈到或讲到的事情。”

“是的，那真是太好了！”老路灯说，“我感谢你，只要我不会被熔掉！”

“大概还不会的，”风儿说，“现在我将吹起你的记忆。如果你能多有几件这样的礼物，你的老年就可以过得很愉快了！”

“只要我不会被熔掉！”路灯说，“也许，即使如此，你还能保证我有记忆吧！”

“老路灯，请变得有理智些吧！”风儿说，于是风就吹起来。这时月亮走了出来。

“你将送点什么礼物呢？”风儿问。

“我什么也不送，”月亮说，“我快要缺口了。灯儿从来不借光给我。相反地，我倒常常借光给他。”

说完这话以后，月亮就又钻到云块后面去了，它不愿意人们来麻烦它。

有一滴水从通风口里落进来。这滴水好像是从屋顶上滴下来的，不过它说它是从乌云上滴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件礼物——可能是一件最好的礼物。

“我将浸润你的全身，使得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获得一种力量，叫你一夜就把全身锈掉，化成灰尘。”

不过路灯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礼物，风儿也同意这种看法。

“再没有更好的吗？再没有更好的吗？”风呼呼地使劲吹着。

这时一颗明亮的流星落下来了，形成一条长长的光带。

“那是什么？”青鱼头大声说，“不是一颗星落下来了吗？我以为它落到路灯里去了！如果地位这样高的人物也来要他的位置，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回去睡觉的好！”

它这样做了，其余的两位也这样做了！不过老路灯忽然发出一道强烈的光来。

“这是一件可爱的礼物，”它说，“我一直非常喜爱这些明星，他们发出那么美丽的光，不管我怎样努力和争取，我自己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他们居然

注意起我这个寒碜的老路灯来，派一颗星送一件礼物给我，使我有一种机能把我所能记得的和看见的东西也让我所喜欢的人能够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哩。因为凡是我们不能跟别人共享的快乐，只能算是一半的快乐。”

“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想法！”风儿说，“不过你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蜡烛是必要的。如果你的身体里没有燃着一枝蜡烛，别人也不会看见你的任何东西。星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凡是发光的东西，身体里都有一根蜡烛。但是我现在困了！”风儿说，“我要睡了！”于是风就睡下了。

第二天——是的，我们可以把第二天跳过去。第二天晚上，路灯躺在一张椅子上。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老守夜人的屋子里。他曾经请求过那“三十六位先生”准许他保留住这盏灯，作为他长期忠实服务的一种报酬。他们对他的要求大笑了一通；他们把这路灯送给了他。现在这灯就躺在一个温暖的火炉旁的靠椅上。路灯仿佛比以前长得更大了，因为它几乎把整个椅子都塞满了。

这对老夫妇正在坐着吃晚饭，同时用温柔的眼光望着这个老路灯。他们倒很想让它坐上饭桌呢。

他们住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地窖，比地面要低两码。要走进这房间里去，人们得通过一个有石子铺地的过道。不过这里是很舒适的：门上贴着许多布条，一切东西都显得清洁和整齐；床的周围和小窗上都挂着帘子。窗台上放着两个奇怪的花盆——是水手克利斯仙从东印度或西印度带回来的。那是用泥土烧成的两只象。这两只动物都没有背；不过代替背的是人们放在它们身躯中的土，土里还开出了花：一只象里长出美丽的青葱——这是这对老年人的菜园；另一只象里长出一棵大天竺葵——这是他们的花园。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彩色画，描写维也纳会议^①的情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国王和皇帝。那架有沉重的铅摆的波尔霍尔姆钟^②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而它老是走得太快。不过这对老年人说，这比走得慢要好得多。

他们吃着晚饭。这个路灯，正如刚才说过了的，是躺在火炉旁边的一个靠椅上。对路灯说来，这就好像整个世界翻了一个面。不过这个老守夜人

^① 维也纳会议，是法国拿破仑帝国崩溃的时候，英、俄、普、奥等欧洲国家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在维也纳召开的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参加的要人们只是开跳舞会，舒服了一阵子。

^② 波尔霍尔姆(Bornholm)是丹麦的一个小岛，以制钟著名。